# 尸变

古代阳信县有一个老翁，是城郊蔡家店人，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在离城四五里的地方开了一家客栈。店面比较小，主要是招待过往的客人，行商走路的，就像是今天马路边上的野店一样。往来的客人倒也熟悉了，车夫、商贩便经常会在这里歇息。

这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，又一起来了四位客人。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赶了很久的路，看到这家客栈，不禁很宽慰，终于不用害怕在野外过夜了。然而不巧的是，这天偏偏客人比较多，等他们投宿的时候竟然已经没有了空余的房间。四个人不禁面面相觑，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了，再去找别家客栈还不知道要多久，便央求主人给想想办法，千万要容留他们在这里歇息一晚上。

店主人沉吟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还有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可是肯定不会合客人意愿的。四个人一听，忙说道：“我们只求能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场所足以，不敢再有别的什么奢求。”

原来这个老人的儿媳妇刚巧死了没几天，现在尸体正在后院的一间房间里停放着，他的儿子也出去到县城里购买棺木还没有回来。这个房间倒是很安静的，只是恐怕客人惊惧。四个人商量了一下，赶路已经很累了，再说四个人在一起又有什么害怕的呢，一介女流，死了又能有什么威风呢，便决定就在这里住下。

老人引导着四人来到了灵堂。后院离前面店铺还有一段不算短的距离，中间要穿过一条很长的廊檐。夜晚在不知不觉中已然降临了，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，黑漆漆的寂静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灵堂的门被推开了，四个人心里不知怎地便是一激灵，房间里点着两只蜡烛，不过烛捻都很短，烛光昏昏策策的不住晃动着，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拉在了墙壁之上。一个人可真是不敢接近这样的地方。

四人仔细的打量着屋里的摆设，放蜡烛的桌子后面是一张木床，上面搭着一个白色的帐子，帐子里显然便是死者了，可以看见她身上穿着缎绿色的寿衣，有一张纸蒙在她的脸上，头上是一个一般已婚女子常扎的髻。离这张床左侧几步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大大的塌铺，正好能容下几个人并着躺下。

四人奔波至今都已经很累了，就谢过了老丈，掩上了门准备歇息。

其中那个叫张三的是个色鬼，胆子也比较大，就提议说：“这小娘子也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，不如我们看上一看。”其他三人也都是走惯江湖的人，不以为怪，不过还是不敢自己过去，便哈哈笑着怂恿张三上去揭了女尸的面纸，给大家一瞧。

张三也不推脱，走了上去，走了上去一把把纸揭开，不禁呆立于地，啧然有声。原来这女子长的甚是漂亮，因为刚过世不久的缘故，皮肤还是相当地水嫩。面庞虽然已经失却了血色，但也只不过比一般人略白而已，并不是那种令人一见就发渗的惨白。不过面颊上的肉还是已显出了僵硬。

众人一见也都围了上来，细细的打量着这死去的夫人，七嘴八舌的猜测着这妇人的死因，不过，大家倒是一致认为这女人死的太可惜了，这种美人，可实在是死一个就少一个了。

议论一番，大家便让张三把遮面纸重新给女尸盖上，好去睡觉。

大家躺下不久就都进入了梦乡，可是唯独张三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心里暗自发狠：“自己整天跑来跑去，却连个老婆都没娶到，这小地方竟有这般女子，谁知却又红颜薄命，真真可惜了这一副好皮囊。”

思想间，他却渐渐有了邪念，听得同伴们都已沉沉睡去，他不禁想：“这女子眼见刚死不久，这一副好皮囊就这样浪费了也实在是可惜，不如……”他使劲的拧了自己一把，告诫自己不得胡思乱想，可是欲念一生就再也难以驱散了。

色迷心窍之下，他不禁悄悄的爬了起来，来到了女尸的旁边，灯下看去，不仅不觉得恐怖，倒比刚才更见添了几分姿色。

张三暗暗一咬牙，心想有什么好怕的，她就是爬起来了，也还是一个女人，还是要被自己这大老爷们儿搞的。

女尸悄无声息静置在床上，遮面纸下的面容也看不太真切，被门缝里渗进的风一吹，平添了几分诡谲。